



《王韻》《廣韻》反切注音 比較研究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Fanqie Phonetic
Notation between Wangyun & Guangyun

蔡夢麒 夏能權 著



商務印書館

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

《王韻》《廣韻》反切注音比較研究

蔡夢麒 夏能權 著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年·北京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王韻》《廣韻》反切注音比較研究 / 蔡夢麒, 夏能權
著. —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14
ISBN 978-7-100-10692-4

I. ①王… II. ①蔡…②夏… III. ①《廣韻》—反切—
研究②《王韻》—反切—研究 IV. ①H113.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193169 號

所有權利保留。

未經許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王韻》《廣韻》反切注音比較研究

蔡夢麒 夏能權 著

商務印書館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郵政編碼 100710)

商務印書館發行

北京市鬆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0692-4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開本 787×1092 1/16

2014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張 21 $\frac{1}{4}$

定價: 78.00 元

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 出版說明

後期資助項目是國家社科基金設立的一類重要項目，旨在鼓勵廣大社科研究者潛心治學，支持基礎研究多出優秀成果。它是經過嚴格評審，從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選立項的。為擴大後期資助項目的影響，更好地推動學術發展，促進成果轉化，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按照“統一設計、統一標識、統一版式、形成系列”的總體要求，組織出版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成果。

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

目 录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王韻》和《廣韻》.....	1
第二節 《王韻》《廣韻》反切注音研究概述.....	7
第三節 意義、目標、材料及方法	12
第二章 反切材料處理說明	18
第一節 《王韻》反切校勘說明	18
第二節 《王韻》小韻反切補正表	25
第三節 《王韻》《廣韻》小韻整理說明	37
第三章 《王韻》《廣韻》小韻反切比較研究	40
第一節 《王韻》《廣韻》小韻反切異同概況	40
第二節 《王韻》《廣韻》切語差異原因分析	42
第三節 《王韻》《廣韻》異置小韻	54
第四節 《王韻》被併小韻	61
第五節 《廣韻》未收小韻	72
第四章 《廣韻》新增小韻研究	83
第一節 《廣韻》新增小韻表	83
第二節 《廣韻》新增小韻表說明.....	114
第三節 《廣韻》新增小韻研究.....	120
第五章 《王韻》《廣韻》個體漢字字音差異研究.....	145
第一節 材料整理說明.....	145
第二節 個體漢字語音差異表.....	148
第三節 個體漢字語音差異原因分析.....	186
第六章 《王韻》《廣韻》語音差異的影響.....	201
結論.....	211

參考文獻	213
附錄一：《王韻》《廣韻》切語上字對照表	216
附錄二：《王韻》《廣韻》切語下字對照表	223
附錄三：《王韻》《廣韻》重紐小韻切語下字聲母的統計與調查	232
附錄四：《王韻》《廣韻》小韻對照表	236
後記	33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王韻》和《廣韻》

一、《王韻》簡介

宋濂跋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通稱為“宋跋本王韻”“全本王韻”或“王三”（本書在未指明的情況下一律以“王韻”指稱所謂的“故宮王韻”、“全本王韻”、“王三”），是距《切韻》年代最近的全帙。該書原藏清宮內府，曾被溥儀盜攜出宮，流於廠肆。1947年，因唐蘭及其友人于思泊、馬叔平之力，乃得復歸故宮博物院。

（一）《王韻》傳本

《切韻》問世後，“時俗共重，以為典範。然苦字少，復闕字義”^①，故不少人致力於對《切韻》進行完善和補充，為之刊謬、增字、補訓，王仁昫即為其中一員。王仁昫，唐朝人，名不見經傳，其里籍、行跡史書無載。《刊謬補缺切韻·序》下題“朝議郎行衢州信安縣尉王仁昫字德溫新撰定”字樣，據此我們大抵知道他字德溫，曾任衢州信安縣尉。

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有三種，分別出自敦煌遺書和故宮內府，通常把它們稱作《王一》、《王二》和《王三》。

《王一》：出自敦煌千佛洞藏書室，故又被稱為“敦煌本王韻”。二十世紀初被法國人伯希和劫去海外，現存巴黎國家圖書館。1934年，劉半農遠赴法國，抄錄了敦煌本王韻殘卷（館藏伯2011），收入《敦煌掇瑣》。後來北京大學的魏建功、羅常培又將其收錄於《十韻彙編》。但劉抄本錯誤較多，姜亮夫重新摹寫後收入他的《瀛涯敦煌韻輯》中。

① 出自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序》，見《唐五代韻書集存》第434頁。

《王二》：此本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羅振玉、王國維等在清室整理書籍時發現的，曾經唐蘭手寫，後由延光室攝影流傳，在三本中最早刊行於世，簡稱“內府本”。因書末附有明朝項子京跋，故又稱“項跋本”。全書系統混雜，與《切韻》大異，多殘缺，王國維認為它是王仁昫用長孫注和裴務齊注重修的版本；周祖謨不以為然，他認為該書“是某家用長孫、王仁昫等書增補改編的，至於是否為裴務齊所編，還是一個問題”。^①

《王三》（即本文所謂的《王韻》）：此本因卷尾有明朝洪武年間宋濂跋語，故又被稱為“宋濂跋本王韻”，簡稱“宋跋本”。與前兩種相比，它是流傳至今的唯一的完整的基本完整的版本，學術價值最高。

現今能見到的《王韻》版本有四種：

一為“唐蘭跋本”：1947年故宮博物院出了影印本，影印本卷首加了說明，書名為《唐寫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並附有唐蘭跋。

二為“《唐五代韻書集存》本”：此書由周祖謨編輯，其中收錄有《王韻》，採用的是1947年故宮博物院影印本。

三為“續四庫本”：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經部第250卷，前有說明，後有唐蘭的校和跋，同樣以1947年故宮博物院影印本為底本。

四為“龍宇純校箋本”：此本是《王韻》的摹寫本、重抄本，書前有序言，後附校箋，末為附錄。作者龍宇純，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此校箋為其任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時作，並請人謄寫。

（二）寫作年代

《王韻》沒有明確標注寫作年代。但考查書中的避諱情況，先韻“淵”字下注云“武帝諱”，“淵”字未缺筆。真韻“民”字下注云“文帝諱”，“民”字未缺筆。之韻和志韻“治”字下注云“大帝諱”，“治”字亦未缺筆。銑韻“顯”字下注云“今上諱”，“顯”字缺末筆。唐中宗名“顯”，可知《王韻》作於唐中宗時期。再考查《王韻》的序言，序文云：“大唐龍興，廉問寓縣。有江東道巡察黜陟大使史平侯嗣先者……爰廟衢州，精加採訪。”這段序文說明了王仁昫寫作《王韻》的緣由。當時王仁昫正在衢州信安縣當縣尉，正是這位黜陟大使查訪了他為官的情況，又知他善於著書，叫他寫《刊謬補缺切韻》的。唐蘭在跋語中說：“按武后末年，傳位中宗，神龍元年，始復國號曰唐，此所謂‘大唐龍興’也。二年，選左右臺及內外五品以上官二十人，為十道巡察使，委之察吏撫人，薦賢直獄，二年一代，考其功罪而進退

^① 見《唐五代韻書集存》第898頁。

之。此所謂‘巡察黜陟大使’也。然則此書之作，當即在神龍二年（西元七〇六）矣。”^①他推斷此書作於神龍二年，可謂有理有據，結論為學界公認。

（三）抄本版式

《王韻》全書共二十四幅，以兩紙合為一幅。除首幅外，其餘都是兩面書，共四十七面。每幅各高二十五點五釐米，長四十七點八釐米，原書最初當為冊子本，後改作“龍鱗裝”，先以一面書取首頁粘於命紙上，第二頁接首頁尾，只用右紙邊粘於命紙上，其餘各幅亦用右紙邊相粘，每幅紙邊相粘處間距均約一釐米，此所謂“鱗次相積”之意。因在收卷時各頁鱗次朝一個方向旋轉，宛若旋風，故又有“旋風裝”之稱。這樣裝成一卷，卷舒開來，翻檢使用如翻現在的書冊，既能保護書卷，又便於閱看，充分表現了我國良工巧匠們的聰明才智。

每面有朱絲欄，書法端正，一絲不苟。每面三十五行，自四十耕韻起為三十六行。每行釋字十個左右，正文用大字書寫，注文用雙行小字書寫。

卷首題“刊謬補缺切韻序”，次行題“朝議郎行衢州信安縣尉王仁昫字德溫新撰定”。序文後題“陸詞字法言切韻序”。序文以後是平聲韻，共五十四韻，不分上、下平聲。次為上聲韻，共五十二韻。次為去聲韻，共五十七韻。次為入聲韻，共三十二韻。平上去入均先列總韻目，再分列各韻。

卷末有明代宋濂的跋語：“右吳彩鸞所書《刊謬補缺切韻》。宋徽廟用泥金題簽，而前後七印俱全。裝潢之精，亦出於宣和內匠。其為真跡無疑。余舊於東觀見二本，紙墨與之正同，第所多者，柳公權之題識耳。誠稀世之珍哉！翰林學士承旨金華宋濂記。”

此書由宋至清一直藏於帝王內府，書上除宣和及其他印記外，還有“乾隆御覽之寶”“宣統鑒賞”印記。清“石渠寶笈”有著錄，名為“唐吳彩鸞書唐韻”。吳彩鸞據說是唐文宗太和時人，云此書為吳彩鸞所書，書中找不到確實證據，但字是寫得非常俊朗的楷書，唐蘭說類似顏平原《麻姑仙壇記》。也許正因為這寫本書法優異，才為人珍愛，竟完整地保存了一千多年。

（四）抄寫體例

王仁昫定的書寫體例很好。每組紐字下先出反切，後出訓解，異體或又音一般列在訓解之後，最後記一紐字數。這樣，按音檢字，甚為便利。

韻目數次和每紐字數都用朱書。王仁昫根據“舊本墨寫，新加朱書：兼本缺訓，亦用朱書”的指示，“謹依《切韻》增加，亦各隨韻訓注”，並不更動《切韻》大韻、小韻、韻字的次序，而且“所有增加字並朱書，其訓即用墨書”，使人

① 見《續修四庫全書》第250卷第203頁。

一看就明白哪是《切韻》原文，哪是王氏所增。從序文可知，王氏是有意保存《切韻》原貌的。

可惜《王韻》這個寫本沒有嚴格遵照王氏意願，卻一律改成墨寫，只有各韻上的韻次數字墨色稍淡，當是朱書。所以看不出哪是陸氏原文，哪是增加了字了。

有時由於一時疏忽把上下兩個字寫顛倒了，寫者就在旁邊加一小鉤做標識，如“羈”字反切“宜居反”，反切上下字誤倒，“居”字旁有一小鉤。如果誤衍某字，就在旁邊加一圓點識之，如“蛾”注文為“蠶蛾頃”，“頃”誤衍，旁有一小點。注文與正文相同的字用“ㄣ”表示。

(五) 該書宗旨

《王韻》序下小注云：“刊謬者謂刊正訛謬，補缺者謂加字及訓。”所謂“刊謬”，即改正《切韻》的錯誤；所謂“補缺”，即增加收字及訓釋，小注即點明了《王韻》的主旨。

王氏對《切韻》的刊正，據唐蘭統計，共有十二處，見《刊謬補缺切韻跋》，此不贅述。

關於“補缺”，一是增加了兩個韻部。陸法言《切韻》的原書現已不可考，據文獻和殘卷可知：全書共分 5 卷（上平、下平、上聲、去聲、入聲），193 韻（平聲 54 韻、上聲 51 韻、去聲 56 韻、入聲 32 韻）。王氏增加了廣、嚴兩韻（《王韻》上聲韻目“廣”下注云“陸無韻目，失”，去聲韻目“嚴”下注云“陸無此韻目，失”），全書共 195 韻。二是增加了一些小韻。增加的小韻一般寫在原有小韻的後面。陸氏《切韻》大約有小韻 3400 個，我們把《王韻》因訛誤而脫漏的小韻反切補充出來，全書共有小韻 3644 個，比《切韻》增加了兩百多個小韻。三是有的小韻增加了一些同音字。這些新增字一般寫在原有字的後面。據周祖謨考證，陸法言原書不會多於一萬一千字^①，我們將《王韻》中基本能看清的韻字（如韻字不清晰，但下有注文的，補充韻字再加以統計）逐個加以統計，共有 17059 字，增加了六千餘字。四是增加了一些字的解釋，增加了一些異體字的說明。陸法言《切韻》注釋簡單，一般不注明出處，有的甚至省略注釋，以注音為第一要務，且不正字形，而《王韻》的正字加訓在很大程度上能彌補《切韻》的不足。

(六) 該書價值

《切韻》是對前代韻書的繼承和發展，是後世傳統韻書演變的基礎，是韻書史上又一個極為重要的里程碑，在漢語語音史研究方面具有無可替代的

^① 見《唐五代韻書集存》第 832 頁。

地位和作用。然而，陸法言原書已亡佚，世傳《切韻》《唐韻》等韻書均已殘缺，難窺全豹。宋初官修《廣韻》一書，上距隋唐年代久遠，中間改易又多。作為現今能見到的最完整、最接近《切韻》的修訂本，《王韻》對考察陸法言原書具有非同尋常的學術價值。現代學者依據《王韻》，把《切韻》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階段。憑藉這些研究成果，時賢們能使《切韻》系韻書更好地發揮“上推古音，下證今音”的中樞作用，為語音史的研究作出更大貢獻。

二、《廣韻》簡介

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公元 1008 年），陳彭年、邱雍等人奉詔修訂《廣韻》，該書全稱為《大宋重修廣韻》，又叫《廣切韻》，“《廣韻》”即為“增廣《切韻》”之意。《廣韻》是以《唐韻》《王韻》等韻書為基礎修訂的，卷首明確指出，根據的是陸法言撰本，長孫訥言箋注，郭知玄朱箋三百字，闕亮、薛岫、王仁昫、祝尚丘、孫愐、嚴實文、裴務齊、陳道固增加字等，是集《切韻》後韻書大成的著作。

（一）《廣韻》體例

在編排上，《廣韻》首先以四聲為綱，按四聲分卷，上、去、入聲各為一卷，平聲因字多分為上下兩卷，共 5 卷；分 206 韻，計平聲 57 韻，上聲 55 韻，去聲 60 韻，入聲 34 韻。其次以韻目為緯，其韻目以數字來標明次第。每個韻目下統轄的字都屬同韻，在同一韻中，凡聲、韻、調完全相同的字就歸在一起，組成一個同音字組，即小韻，也稱為“紐”，用圓圈隔開，每一小韻中第一個字（即小韻目，也稱“紐字”）後都用雙行小字加以注釋，其注釋次序是先釋義，後注音切，最後用數字標明該小韻包括的同音字數；音有異讀者，則在釋義後用“又××切”或“又音×”個別注明；字有異體，即附本字之下。

與《王韻》相比，《廣韻》增加了十一韻，即從“真軫震質寒旱翰曷歌哿箇”11 韻中分別分出“諄准稕術桓緩換末戈果過”11 韻。《廣韻》對《王韻》某些韻目進行了更改，如將“欣”改為“殷”，“广”“嚴”分別改作“儼”“釅”，“映”改為“敬”，“怙”改為“帖”等。《廣韻》韻目的排列次序以及四聲相承（入聲與平上去一一相配）來自唐李舟的《切韻》，它將《王韻》中一些韻的次序加以合理調整，如將“譚談”降到“侵”之後，將“蒸登”調到“尤”之前。

（二）《廣韻》版本

刊本：現存《廣韻》刊本，通常可以見到的有兩種，一是繁注本，一是簡注本。繁注本是宋人的原注本，簡注本是元人根據宋人版本刪減而成，繁注本和簡注本主要表現為注文的多少有異，個別韻收字多少也略有不同，但音系是相同的。

繁注本主要有四種：一是張氏澤存堂本，此本是清初張士俊據汲古閣毛氏所藏南宋國子監本及徐元文所藏南宋國子監本校訂重刻，有木刻本，也有影印本。二是古逸叢書本，此本是清光緒年間，黎庶昌根據楊守敬在日本訪得的宋刻本影刻而成，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的四部備要本即據此本^①。三是宋刊巾箱本，這是一種六十四開小字本，四部叢刊本所收即據此本。四是黃三八郎本（《鉅宋廣韻》），此本由宋孝宗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閩中建甯府黃三八郎書鋪私刻而成，國內一度失傳，1889年顧沅以南朝小銅佛自日本山榮家換得一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歸上海圖書館。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據現藏上海圖書館的顧沅舊藏本影印出版，原缺入聲一卷，顧氏原用元人略注本配補，影印時換成《四部叢刊》影宋本。略注本主要有元泰定本、明內府本。此外還有曹刻棟亭五種本，內容有詳有略，是一種混合本。

這些刊本中，流傳最廣的是張氏澤存堂本。

校本：由於《廣韻》年代久遠，且刊本不一，給後人查閱造成了一定困難。為了方便後人，儘量還原《廣韻》舊貌，很多學者對《廣韻》作了校勘，其中比較重要的有以下四種：

一是周祖謨的《廣韻校本》。周氏以澤存堂本為底本，參照當時所能見到的《廣韻》刊本、參考二十多種唐寫本殘卷、同時吸收清段玉裁、近代王國維、趙萬里的校勘成果精校而成。

二是余迺永的《新校互注宋本廣韻》。此本將校文注於天行，又將補訂的又音注於書腳，共補訂又音8000餘條。校本與校勘記並行，內容翔實，斷制甚明。為方便讀者檢索，附有檢字表。

三是趙少咸的《廣韻疏證》。此本為趙少咸原著，趙呂甫補釋、余行達整理。全書共分六卷，第一卷上平聲，第二卷下平聲，第三卷上聲，第四卷去聲，第五卷入聲，第六卷則為引用書目及諧聲表，全書共350萬字。其最大特點在於聲音、訓詁、文獻、版本四者互相發明，溯源明流，旁搜博采，以勘誤正疑。

四是蔡夢麒的《廣韻校釋》。此本亦以張士俊澤存堂本《廣韻》為底本，比勘古今善本及諸家校釋，擇善而從，精加校訂，對錯訛現象、校改理據、辨析情況都有詳細說明。此外，該書為《廣韻》標點、注明小韻古音地位，標明漢字又音的有無，注以現代讀音，附以部首、音序檢字表。可以說，此書既有很高學術價值，又便於閱讀和檢索。

^① 見《音韻學教程》第92頁。

(三)《廣韻》價值

《廣韻》是我國第一部官修韻書，它在當時的文人學士心目中成了一個至高無上的必須遵循的音讀典範。在語音上，它的影響力並非局限於當時的人們，由於《廣韻》繼承了《切韻》《唐韻》的音系和反切，而《切韻》《唐韻》又已亡佚，所以在完整的《切韻》被發現之前，它就成了研究中古音最重要的材料。陳澧作《切韻考》依據的是《廣韻》，瑞典漢學家高本漢研究中國隋唐時代《切韻》所代表的中古音，依據的韻書也是《廣韻》。不僅如此，研究上古音和近代音也需要根據《廣韻》上推下演。在音韻學史上，《廣韻》一直起着承前啟後的作用。

《廣韻》雖為韻書，但其意義遠不止於此。它不僅標注反切，而且兼顧文字的形義，有詳細的說解，字的異文別體也都列入。它既對漢字的古音進行了分析和系統的歸納，又保存了文字的古體、古義。凡見於《說文解字》《字林》《玉篇》等字書的文字，《廣韻》幾乎備載無遺，且有所增加，因此，我們可據以瞭解文字的形音義。《廣韻》可說是一部韻書，更可說是一部按韻分編的字典。同時，它又具有類書的性質，有些後代已失傳的典籍，有賴於《廣韻》注釋所引而得以存世。因此《廣韻》對於研究文字學、訓詁學、漢語史以及閱讀古書，都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第二節 《王韻》《廣韻》反切注音研究概述

一、《王韻》反切注音研究概述

學界對《王韻》反切注音的研究可分以下五類：

一是系聯反切上下字，整理其聲類和韻類。如董同龢(1948)、李榮(1952)、邵榮芬(1982)的研究即屬此類。董同龢注重保持《王韻》原貌，“我的目的只在就反切論反切”^①，就是切語的錯訛之處也不加更改，“如果有什麼意見，我是在系聯的結果的後面分別注明”^②。李榮精校反切，採用互補原則來系聯，這種辦法比陳澧的又音系聯科學得多，且列表展示了《王韻》反切上字在各等裏的分佈情況，為全面觀察和分析反切上字的分佈規律和解

① 見董同龢《全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的反切下字》第549頁，該文載於《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9冊。

② 見董同龢《全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的反切下字》第550頁。

決介音問題，打下了基礎；邵榮芬是在李榮所校反切的基礎上系聯上下字的，因而兩人的系聯結果基本一致，邵氏的獨特之處在於將《王韻》《廣韻》上下字系統對比排列，便於比較。

相較而言，董同龢的系聯法較為粗疏。誠然，他保持《王韻》原貌的初衷是可取的，且這種做法對反切下字的整理還算合適，因為切下字的錯訛基本只涉及一個小韻，加條按語，讀者一目了然。不過，切上字錯訛有時涉及兩個甚至多個小韻，一一加按語的做法不切實際，事實上董同龢對切上字的錯訛之處很少加按語^①，因而董、邵兩位在切上字的系聯上頗有分歧。如滂母董同龢系聯為兩類：(1)普配鋪匹滂；(2)撫敷芳披妃孚。邵榮芬的系聯結果為：(1)滂普；(2)譬匹疋^②撫孚敷披芳妃。兩種系聯結果區別很大，關鍵在於兩個小韻切上字的校勘上。《王韻》質韻匹小韻注文為“配卅尺”，董將“配”看成了該小韻的切上字，而“配”音普佩反，於是將“普配匹”系聯在一起。實際上，《王一》“匹”字注文為“譬吉反。配：一曰卅尺”，《切三》《王二》《唐韻》並音譬吉反，《王韻》當補切語“譬吉反”再作系聯，李、邵二位的做法正是如此。另有賄韻琲小韻，注文為“鋪罪反。珠五百枚。亦作琲”，切上字“鋪”誤，龍宇純、李榮、邵榮芬都認為當改為“蒲”或“菰”，理由是《切三》《廣韻》作“蒲”，《王二》作“菰”。而“鋪”《王韻》有三音：撫扶反、普胡反、普故反，自然可歸到普類，於是董同龢按照《王韻》原貌將“普配鋪匹滂”系聯為一類，邵榮芬按照校勘後的切語將“滂普”系聯為一類，而將“譬匹疋撫孚敷披芳妃”系聯為一類。

二是探索《王韻》切語規律。陸志韋(1963)對《王韻》反切上下字的開合、等第、清濁搭配關係進行了統計和分析，概括出《王韻》反切有如下幾種趨勢：切上、下字的搭配，要求一定的洪細協調；切上字規避合口字、去聲字和二、四等字；少用送氣的塞音和塞擦音切下字；切下字集中用牙喉音字；切上下字的清濁搭配上，洪音字的反切避濁濁，細音字避清清。此文深化了我們對反切的認識，無疑在漢語音韻史上有重要意義。龍宇純的《例外反切研究》^③將例外反切分為兩大類：第一，反切上下字之間的交互影響。有三種情況：(1)憑下字定聲母；(2)憑上字定韻母、等第、洪細；(3)憑上字定韻母開合或上字與所切字雙聲疊韻而以下字改調。第二，字母之間的混用。有四種情況：(1)從與邪混用；(2)床_三與禪_三混用；(3)喻_三與匣混用；(4)喻_四與定

① 董同龢的上字系聯材料來自古德夫的《漢語中古音新探》，古德夫云“此表據董同龢氏系聯結果”。

② “疋”即“匹”俗書。

③ 龍宇純的文章載於1965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六本上冊。

混用。龍宇純指出,《王韻》中這種例外反切超過一百條,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潘悟雲(2001)以《王韻》反切作為基本材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重新分析反切行為,總結出最基本的反切原則,對聲、韻、介音與反切上下字的基本關係作出一致性解釋。

三是研究《王韻》又音。如黃典誠(1981)根據《王韻》輯錄了一份“切韻反切異文類聚”資料,又根據所類聚的材料,從聲母、韻母兩方面逐項印證音韻發展的遺跡。他強調,反切異文,一字兩讀,確是研究漢語音部發展的絕好材料。羅偉豪(1983)分析了同一聲母三等韻的反切上字和一等韻的反切上字相混(即聲類相混)這種類隔產生的原因,指出這種又音聲類類隔而對應正式反切改為音和的處理方式反映了編者歸納小韻時即表現出整理反切的重要精神。曹潔(2004)認為又音互見差異反映了初唐時音及關中或西北方音的特徵。趙庸(2009)認為《王韻》的異讀從文獻上可以溯源為前人的典籍音注,其生成原因大致有假借、誤認聲旁、方俗差異、語流音變、音以義別等。

四是根據反切將《王韻》繪成韻圖。周祖庠的《切韻韻圖》按照《韻鏡》和《七音略》的編排方式來展現《王韻》音系,考訂詳盡。李榮《切韻音系》中的《單字音表》、邵榮芬《切韻研究》中的《宋濂跋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音節表》也具有韻圖的性質。三書在處理那些與古音、方音有關的特殊反切方面,有美中不足之處。如歌韻有夷柯反“虵”小韻,“虵”為“蛇”的俗字,而“蛇”是“它”的分化字,《集韻》即把“它蛇虵”列為一組異體字。虵,夷柯反,《王二》同,《廣韻》《集韻》無此紐。上字“夷”為喻四,下字“柯”為一等字,在《切韻》音系中,喻四不與一等韻相拼。其實,“夷柯反”並未溢出《切韻》的語音系統,龍宇純云“《集韻》唐何切下收蛇字,即此字此音”^①,周祖庠云“夷柯反透露出上古喻四歸定的消息”^②。而《慧琳音義》卷41“蟒蛇”條下云“……下射遮反……《說文》從蟲它聲,它音徒河反”,“徒河反”“唐何切”音同。我們可推知,《王韻》“夷柯反”當抄自某本古書,而《慧琳音義》《集韻》按照當時的音系把切上字改成了定紐。“夷柯反”實與《王韻》中的徒何反駝小韻、《廣韻》徒河切駝小韻同音。《切韻音系》根據反切將“虵”排在“哥甲開”羊紐位置,《切韻研究》排在“歌三B開”以紐位置,《切韻韻圖》排在歌韻喻母四等位置,不同的是在校注部分作了說明。再如齊韻有“鬱”小韻,人兮反,“移”小韻,成西反。齊韻屬於四等韻,四等韻是不與日母、禪母配合的,這兩個反

① 見龍宇純《唐寫全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校箋》第194頁,該書在下文中簡稱《校箋》。

② 見《切韻韻圖》第170頁。

切很值得懷疑。《切韻音系》《切韻研究》《切韻韻圖》根據反切上字將兩小韻均排在齊韻三等位置，又未作任何說明。根據傳統韻圖聲母的等來排列特殊小韻，這種做法實在是削足適履。

對於這些特殊小韻，是將其融入《王韻》音系、折合到《王韻》相應小韻中，還是統一不排、用按語的形式加以說明呢？如不能妥善處理這個問題，就不能客觀地體現《王韻》聲韻配合的真實情況，不能不說是種遺憾。

五是與其他《切韻》系韻書進行反切比較。古德夫(1993)將各種《切韻》殘卷、《王韻》《廣韻》的韻目、韻次、大韻、小韻、反切等的異同進行比較，指出《切韻》是綜合音系，其反切是依照六朝舊音。該書反復指出《廣韻》的反切經過審音和變更，吸收了其他韻書的韻字反切，其韻字的系聯反映出聲類韻類都產生了差異，已非《切韻》之舊。該書觀點可謂耳目一新，很能讓我們對一般公認的觀點多一些思考。不過，該書中有關反切比較的闡述也很讓人產生懷疑。如古德夫比較了“波頗麼叵播磨磋”七小韻在《王韻》《廣韻》中的反切，認為“宋跋本波頗等小韻，都是宋代等韻所謂開口一等字，《廣韻》卻不然，這些小韻的反切作了改動，把它們都念成合口一等，由此可見，《廣韻》的音切決不是簡單地照錄《切韻》的，它們是經過了重新審查，改變了《切韻》原來的反語的，改變了它的讀音的。”^①這七個小韻確實改變了切語，但對改變讀音之說則不敢苟同。這七個小韻中，“波頗麼叵播磨”是唇音字，學界認為，中古唇音沒有開合對立，《切韻音系》《切韻研究》從唇音字既可作開口韻切下字又可作合口韻切下字、唇音字既以開口字為切下字又以合口字為切下字等角度充分地論證了這一點。因此，根據這六個小韻切下字在《王韻》《廣韻》中開合不同的情況，並不能得出兩書讀音不同的結論。至於“磋”小韻，《王韻》七箇反，《廣韻》七過切，“磋”非唇音字，且切下字“箇過”確有開合之分，不過，該字的《廣韻》反切是有問題的。該字《王韻》音七箇反，《集韻》音千個切，《韻鏡》《七音略》《切韻指掌圖》均列開口箇韻位置，邵榮芬^②、蔡夢麒^③都認為當移入箇韻。

當然，我們並不是否認《王韻》《廣韻》之間存在語音區別，據我們統計，《王韻》確有 17 個小韻的語音地位與《廣韻》不同，而個體漢字在歸紐歸韻、又音選取方面的差異更為明顯，不過造成差異的原因很複雜，遠非“改變讀音”所能囊括。

① 見《漢語中古音新探》第 57、58 頁。

② 見《邵榮芬音韻學論集》第 419 頁。

③ 見《廣韻校釋》第 963 頁。

二、《廣韻》反切注音研究概述

《廣韻》是宋代文化中的一顆璀璨的明珠，其研究文獻可謂汗牛充棟，而對其反切注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六個方面：

一是系聯反切上下字，整理其聲類和韻類。創造性地運用系聯法研究《廣韻》音系的第一人是清代著名學者陳澧。他將反切上下字系聯為 40 個聲類、311 個韻類。在漢語音韻學史上，陳氏的名字與他的反切系聯法，將永遠閃爍着智慧之光。

在陳氏分類的基礎上，不少學者對《廣韻》的反切進行了重新研究，提出了許多補充、訂正的意見。在聲類研究方面，高本漢定為 47 類，黃侃、錢玄同 41 類，張煊 33 類，周祖謨、曾運乾、陸志韋 51 類，白滌洲 47 類，董同龢 54 類，方孝岳 59 類。在韻類研究方面，高本漢 290 類^①，黃侃、錢玄同 339 類，周祖謨 324 類，陸志韋 332 類，白滌洲 290 類，董同龢 328 類，林尹 294 類。由於各家在又音、重紐、開合、寄韻、等次諸問題上看法不同，採用了不同的處理方法，故而整理時見仁見智，在聲類、韻類數量上存在一些分歧。

二是探索《廣韻》切語用字上的某一問題。周法高(1952)^②、杜其容(1975)^③就三等韻的某類反切上字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竺家寧(1972)^④深入探討了反切類隔問題；鄭明友(1995、1996、1997)對《廣韻》韻字歸韻和切語錯亂的原因進行了分析，從中窺見唐宋時期支脂之、盍合等韻部合流的跡象。

三是探索反切規則和今讀。王祖佑(1957)、殷煥先(1979)闡述了怎樣把反切折合成今音；林序達(1982)系統介紹了反切的音理；周祖謨(1980)、郭錫良(1986)、丁聲樹、李榮(1981)、李葆嘉(1997)、蔡夢麒(2007)系統研究了《廣韻》字音的今讀。

四是與其他《切韻》系韻書進行反切比較。黃侃(2006)比較了《廣韻》《唐韻》切語的異同。林序達(1982)將《廣韻》的個別反切與《切韻》《集韻》作了比較，認為反切不容易適應語音的變化，反切方法有改進的必要。陸招英(2004)綜合比較了歌戈韻在《切韻》系韻書中的反切，提出了合口介音使戈韻獨立、歌戈韻的主要元音仍然相同的觀點。趙宏濤(2005)窮盡性地比較了《廣韻》和《集韻》的反切，歸納出《集韻》反映時音的觀點。臺灣學者應裕康則有《廣韻集韻切語上字異同考》^⑤一文。

① 高本漢的中譯本《中國音韻學研究》卻只有 283 類。

② 周文題為《三等韻重唇音反切上字研究》，該文原載于《史語所集刊》1952 年第二十三期。

③ 杜文題為《三等韻牙喉音反切上字分析》，該文原載于《文史哲學報》1975 年第二十四期。

④ 竺文題為《〈廣韻〉類隔研究》，該文原載於《德明學報》1972 年第二期。

⑤ 該文原載于《師大國研所集刊》1960 年第四期。